

列 宁 全 集

列 宁 全 集

（1917—1924）

（人民出版社影印本）

（1957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2次印刷）

（每册定价：1.50元，共10册，合15.00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书店总发行）

（新华书店代售，各地新华书店、图书馆、学校、机关、企业、商店、居民均可购买）

（本社地址：北京西单横街胡同1号，邮编：100031）

（本社电话：242255，242256，242257，242258，242259）

（本社网址：www.rph.com.cn）

（本社电子邮箱：rph@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888，400-100-0889）

（本社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网址：www.rph.com.cn/service）

（本社客户服务QQ：1000888888，1000888889）

（本社客户服务微信号：rph_rph，rph客服）

（本社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网址：www.rph.com.cn/service）

（本社客户服务QQ：1000888888，1000888889）

（本社客户服务微信号：rph_rph，rph客服）

（本社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网址：www.rph.com.cn/service）

（本社客户服务QQ：1000888888，1000888889）

（本社客户服务微信号：rph_rph，rph客服）

（本社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网址：www.rph.com.cn/service）

（本社客户服务QQ：1000888888，1000888889）

（本社客户服务微信号：rph_rph，rph客服）

（本社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rph.com.cn）

（本社客户服务网址：www.rph.com.cn/service）

列 宁 全 集

第二版增订版

第六卷

1902年1月—1902年8月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吴海平 方雅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全集·第6卷/(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0850-6

I.①列… II.①列… ②中… III.①列宁著作—全集 IV.①A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883 号

书 名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六卷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2 版增订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125

插 页 5

字 数 474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10850-6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01-010850-6



9 787010 108506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 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 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前　　言

《列宁全集》第 6 卷收入列宁 1901 年秋至 1902 年 2 月所写的《怎么办?》一书和 1902 年 1 月至 8 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经济的一切矛盾开始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的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显示了工人群众的自觉性和斗争性日益增高。1902 年春天,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拥有将近 15 万人口的 165 个村庄。自发的农民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地区。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因对行政当局不满而掀起的风潮十分猛烈。沙皇愈来愈频繁地动用军队来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整个俄国没有一个地方不回响着抗议专制制度暴行的呼声。列宁评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本卷第 365 页)在这样的时代,俄国社会中的三个基本阶级、三个主要政治派别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制定并推行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着手组织自己的力量,开始制定自己的纲领、策

略和组织计划,进行温和的反政府活动。1902年年初,各民粹派团体的残余力量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革命俄国报》和杂志《俄国革命通报》。他们是一批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想用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来取代群众的斗争。这个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这个影响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障碍,结束社会民主工党各个组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早日建立起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本卷开篇《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在该书第1章,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谓“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实质和危害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派在“批评自由”的时髦口号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这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本卷第8页)列宁揭露了俄国的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把经济斗争看得至为重要并对政治斗争作改良主义的解释,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武装。他们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传导者。列宁揭露了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论证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意义，阐发了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理论的意义显得尤其突出。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应当由工人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党如果不以创造性地态度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如果不独立领会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经验，就不能成为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回答无产阶级碰到的一切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理论武装。列宁希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特别要不断地增进他们对于各种理论问题的知识，时刻记住恩格斯的教导：“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本卷第26页）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本卷第2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本卷第24页）

在该书第2章，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反对给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列宁彻底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工人

运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报纸、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力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列宁写道:“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本卷第38页)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

在该书第3章,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揭露了经济派所谓“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言论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局限于争取经济改良。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本卷第54页)列宁指明,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通过对专制制度全面的政治揭露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和革命积极性,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列宁还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去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到居民的一切阶层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揭露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只有把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在该书第4章和第5章,列宁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阐述了他在《从何着手?》一文(本版全集第5卷第1—10页)中略述的建党计划。列宁彻底批判了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本卷第128页)列宁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本卷第121页)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列宁认为建党应该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纸入手。按照列宁的计划,党应当是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组成的。党的核心应当由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指出,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该书结束语部分,列宁对“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说: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本卷收入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表明,列宁在制定党纲的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党纲规定党的性质、斗争要求和奋斗目标,规定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原则和组织路线。1901年夏,《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出党纲草案。纲领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令人满意,它只是一般说明资本主义,没有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祸,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错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摇摆,对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估计过低。此外,它在说明一些原则问题时表述抽象,含糊不清。列宁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毫不含糊地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向俄国资本主义宣战”(本卷第222页)。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也要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所以不应当泛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当着重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说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说明资本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奴仆,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靠拢无产阶级的政党。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虽然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从而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认为纲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但不要把工人阶级混同于一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他要求:“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

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本卷第238页）工人阶级政党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是代表全体被压迫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权。在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理解上，普列汉诺夫仅仅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还包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对劳动者的领导。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纲领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双方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动力、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在准备这一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火星报》编辑部最后确定下来的纲领草案，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特点，明确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论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概括了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是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由他起草的土地问题部分的说明。这篇文章阐述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以前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指导原则。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民问题极其复杂，旧的农奴制残余根深蒂固。在俄国农村，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工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列宁指出：阶级斗争是解决一切土地问题的指导原则；最近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村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这个斗争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为了给农村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就必须消灭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列宁写道：“为了使

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做自己的领袖和代表。”（本卷第307页）为此，列宁在纲领草案中提出废除赎金、代役租和连环保等等的要求，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的要求，以便由它们把解决农村生活最迫切的问题掌握起来，首先是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实现这些要求，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消灭农奴制残余。列宁深刻分析了归还割地的要求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批驳了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反对意见。列宁着重指出，归还割地的要求恰恰是从农民的所有要求中抽出的能够起革命作用、因而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东西，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忽视农奴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厉害的残余。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完全正确，在一定时期完全适用，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提出，在政治上是不妥当的。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只有作为资产阶级的措施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措施，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上正确的要求，因为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求的是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本卷第311—312页）列宁在本文中最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上述土地政策的一些原则，就能弄清楚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使革命宣传鼓动适合于这些关系，就能在农民中促进先是反对农奴主、继而发展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的民主主义运动。

本卷论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文章还有：《〈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关于“斗争”社》等。

编入本卷的《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和《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是列宁论述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政府活动的策略的两篇文章。列宁指出，专制制度的利益常常不是同所有有产阶级的整个利益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一致。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政府派。反政府派的主要支柱是地方自治人士。他们只进行合法的抗议活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鼓励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所表现的不满和抗议，用工人积极参加的办法支持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一切抗议，同时批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本卷第252页）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和《革命冒险主义》两篇文章，深刻地剖析和批判了社会革命党在理论和纲领上的机会主义和在策略上的冒险主义。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是没有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离开了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冒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否认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不懂得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这就使他们脱离了工人运动，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轻视理论的态度只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妨碍无产阶级理解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腐蚀无产阶级的

阶级意识。列宁认为：“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本卷第363页）列宁还对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作了批判，指出“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地道的‘经济派’”（本卷第371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派”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狂热情绪。列宁斥责个人恐怖的策略导致革命者脱离劳动群众，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革命工作。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并揭穿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主义，并且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本卷第373页）。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迷恋于恐怖手段，他们一定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列宁在文章中还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他分析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的错误是：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混淆起来，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认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对于最终目的要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要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的任务要有确切的概念。而社会革命党人一条也不具备。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可以作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可以作为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一文对1897年到